

# 走向世界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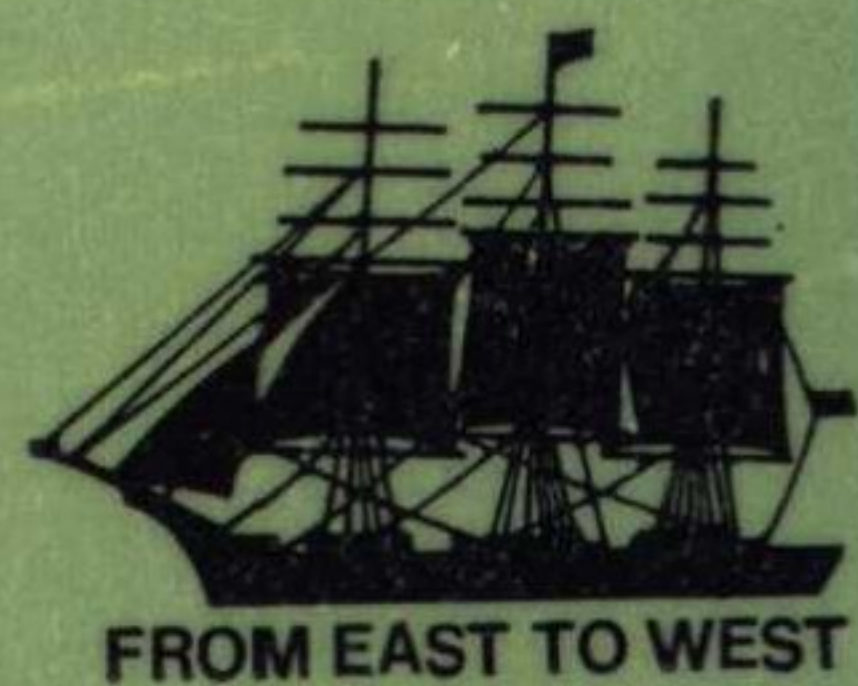
刘锡鸿：  
英轺私记

---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

钟叔河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

450989



# 走向世界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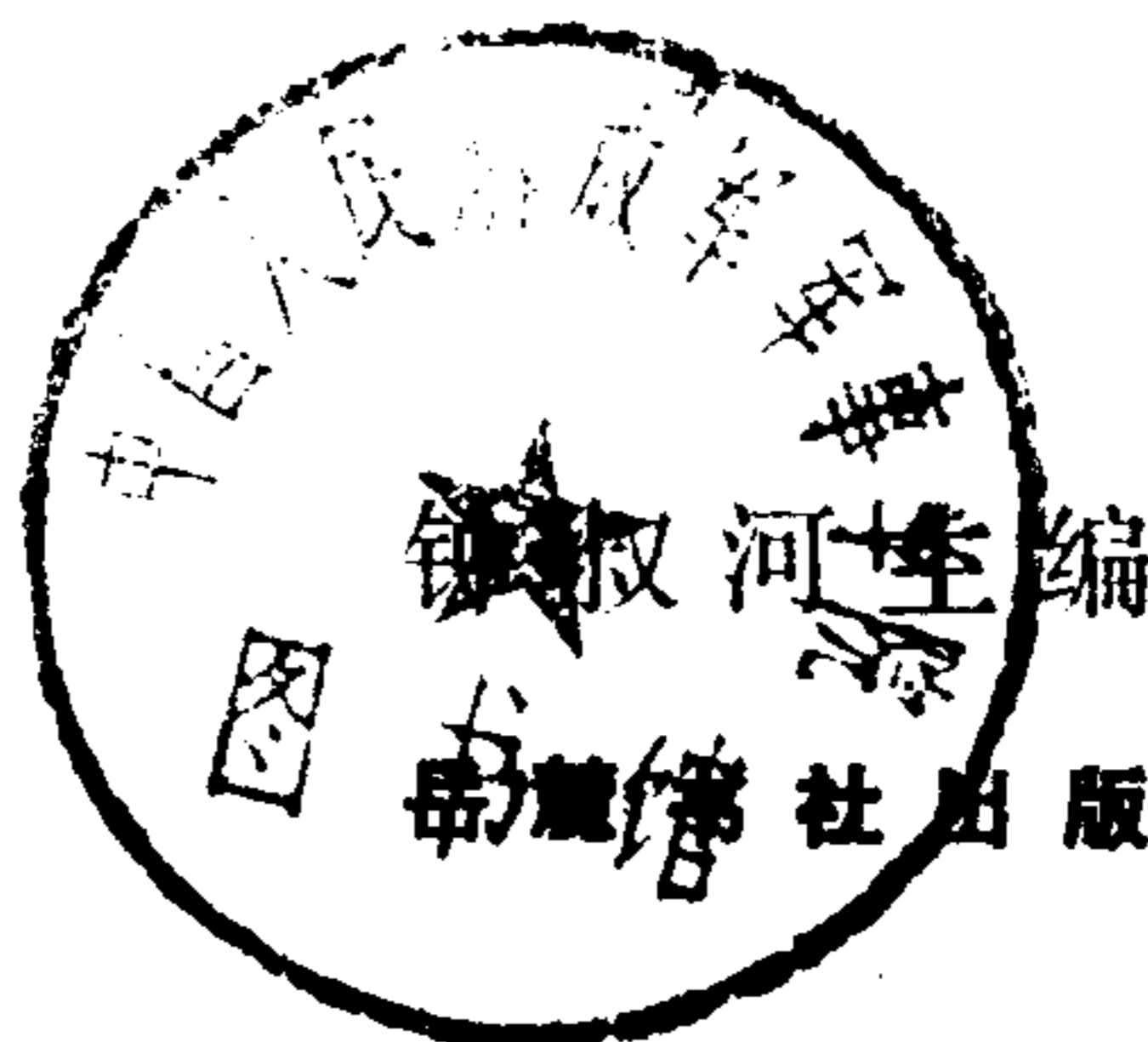
刘锡鸿：  
英轺私记

---

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

---

朱纯杨 坚校点



· 走向世界丛书 ·

刘锡鸿·英招私记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责任编辑：杨向群 邢琨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80,000 印张：28 印数：1——9,800

统一书号：11285·64 定价：5.20元



刘锡鸿像

邑青原 刑部  
 李大人  
 刘锡鸿  
 为学博考力  
 小良公第年大人信安  
 代寄以伸真致寄生之日由  
 为家为加素封依生此致  
 小良公第年大人信安  
 其心

刘锡鸿手书名刺

# 英軺私記一卷

乙未三月  
江氏刻寫  
錄正本於  
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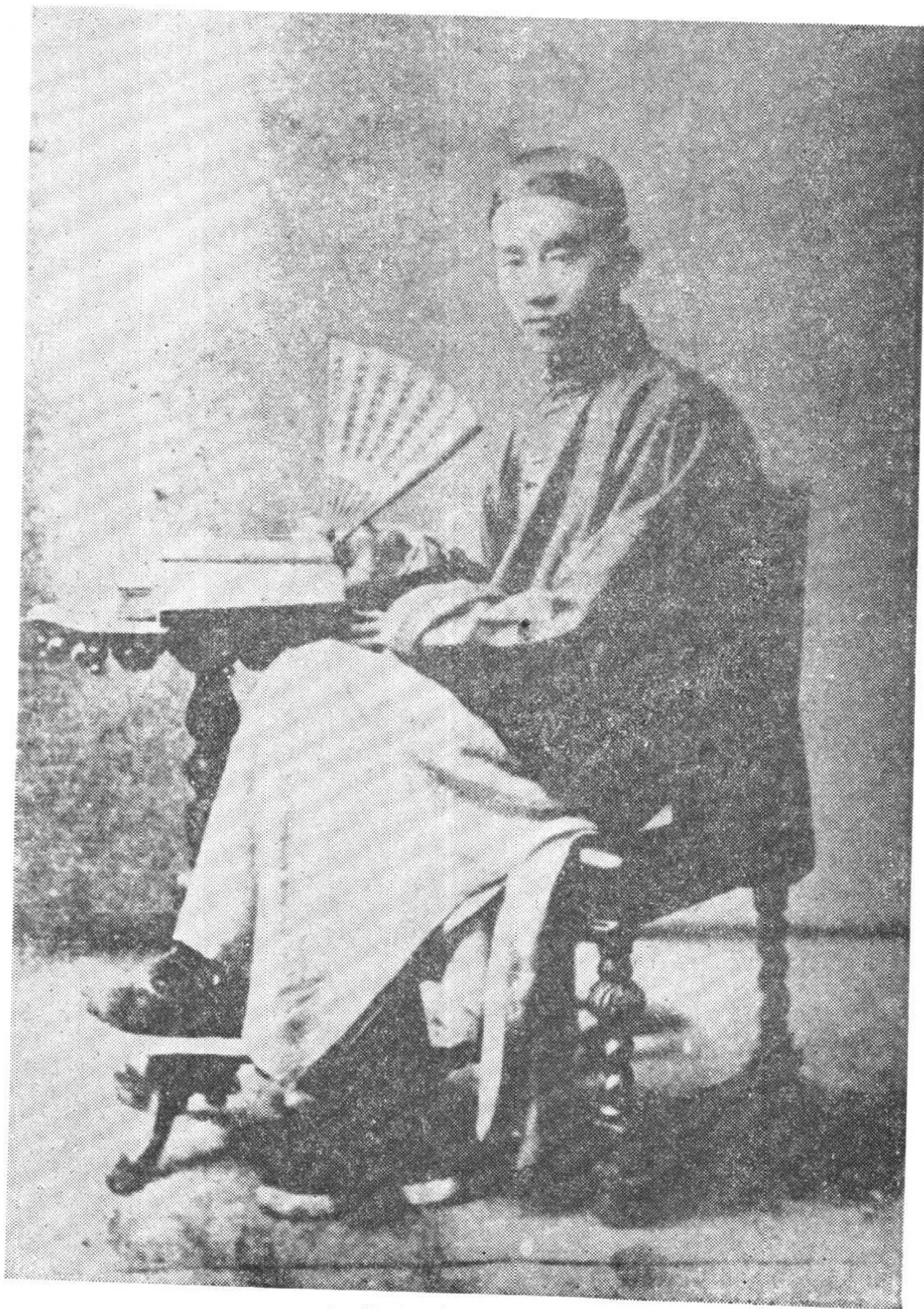
英軺私記

粵東劉錫鴻雲生著

## 開會堂情形

每新歲後國王誦吉親臨上議政院上議院百官議事處下議院紳民議事處集  
臣士庶詢問政事得失論眾公議并刊示上年度支出入之  
數俾共核算名曰開會堂今歲會堂期為西曆二月初八日  
即中國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呈遞

國書之第二日也先期其御前大臣席摩耳以外部意函達  
正使與余赴會訂盟只帶繙譯一人據馬格里云向例國使  
畢集遂允之既而又以照票來謂另備兩座次以俟參贊隨  
員往觀者是日士女填塞衢道候觀君駕巡捕彈壓阜帽雲  
連沿途房店亦有懸紅綵者會堂門外紅衣兵挾槍排隊立



张德彝在英国伦敦

四述奇序

嘗思天下至難之事不難於  
相因難於創始至險之事不  
險於一試險於屢試自咸豐辛  
酉

國家與泰西各國訂約通商爰

立同文館於總署學泰西語  
言文字此舉前所未聞創始  
也彝由義學生蒙 文又忠公  
試於嘉興寺得入館用古已  
國家以西人來華者日盛我國  
士宜有人前往來訪政俗識

其風土人情故因公而得歷海

外各國者自此創始彝奉

旨隨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歷

有各國公使來華咸有國書以

敷友誼丁卯冬奉

旨派志三大臣前往東西各國呈

事

序

國書是東西來往繞地一周者自此

創始彝曾奉

旨隨之夫中原自列國時往來使聘

雖有專司為命一官而所往者

無非魯晉齊楚各地以漢唐

《四述奇》(《隨使英俄記》)原刻本自序(部分)

# 总目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凡例 3



●英轺私记 9

钟叔河：“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 11

刘锡鸿：英轺私记 39

索引与简释 227



●随使英俄记	245
钟叔河：张德彝的《四述奇》	247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267
索引与简释	847

# 总序 □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时，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

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刻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伦布等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好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对付外国的侵略。

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于常识了。

在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民国”以前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但总而言之都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总是要压迫和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不免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适当地作些分析，供读者参

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今日之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钟叔河

一九七九年十月

# 凡 例 □

一、《走向世界丛书》(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 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有载记, 以亲身经历、直接闻见者为限。

一、本丛书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二十八种, 共计二十分册; 现移交岳麓书社, 将已刊各种重加校订, 新编人名索引及译名简释, 并按时间先后和记叙内容, 与未刊诸种以类相从, 新版印行。

一、丛书暂定收书一百种, 分为若干册, 每册字数约在四十万至七十万之间。可以一种为一册, 也可以若干种合为一册。第一辑十册, 共收书三十六种, 书目见本书封三(勒口或护封)。

一、校订原文，对于明显的错字，迳予改正；诸本之异文，择善而从。比较重要的校改、订正或疑问，用案语的形式略予说明。

一、丛书编者于正文中所加案语、注释，均置于方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本小字夹注，改用和正文同样字体，置于圆括弧（ ）之内，以示区别。

一、原文均加新式标点和小标题。小标题以边批的形式，用小字排于书口，以便检阅。

一、不依年月日记事之书，酌加目录，并于篇目之前加列序号(1、2、3、4……)，以利检索。篇幅较小者，则只将序号列于文内各篇题目之前，不另编目录。

一、人名索引，按姓氏笔划排列。所系数字为单节者，即所属篇、节、首之序号，如：

西乡隆盛 19

表示西乡隆盛见于《使东杂咏》第十九首。所系数字为三节者，即所属年、月、日，如：

黄遵宪 3, 10, 19

表示黄遵宪见于《使东述略》光绪三年十月十九日。

一、译名简释，一般只注出现今通用译名，必要时加注外文。文中已有诠释者，一般不再注释。过于琐屑，且无碍通解者，亦不复注释。其有当加注释，编者囿于学识，暂时无法作出者，暂阙释文，以俟博雅。

一、中文词语，概不注释。

---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旧版各书叙论(《文与其人》), 新版均已全部改写, 敬希高明教正。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编者曾用过“谷及世”、“何守真”、“朱心远”等署名, 今悉还复本名, 请读者鉴谅。

一九八四年五月

